

# 《我们的钱瑗》： 杨绛晚年的至爱

·陈福民·

可以用如下的词汇来描述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博学、教养、尊严、淡泊、平实……由于是高山仰止、德劬望重的学界泰斗，过度的关注是免不了的，从《管锥编》、《谈艺录》到《围城》，从杨译《堂·吉珂德》到《洗澡》、《干校六记》，都被人们说得太多太多了。这自然无可非议，但也因此遮蔽了其他值得关注的事物。直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面世之后，这种格局才别开生面，增添了应有的内容。他们的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

《我们的钱瑗》在精神气质上可以看作是《我们仨》的姊妹篇。这部由杨绛先生亲自作序的小书，收录了钱瑛的朋友、同事、同学和学生的思念回忆之作。从这些朴实无华又真切感人的文字当中，一个去除了名门之后光环的真实的钱瑗立现在读者面前，她的音容笑貌渐渐生动活泼起来，于坎坷峥嵘中透露出平凡倔强的人生，更在那些看似细小、平凡的情节深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瑛实在是太普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在生活中辛辛苦苦奔波的赶路者，一个被父母视如

掌上明珠却难逃命运劫数的女儿。而人世茫茫，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然后消失，甚至从未进入过我们的视野。他们的遭逢机遇和他们蒙尘、早逝的青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乃至他们欢笑、苦恼、汗水、血泪，都在无情的生活浊流中奔淌，最终淹没在滚滚红尘中归于沉寂。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钱瑛没有钱、杨之爱女这个“名门之后”的特殊身份，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回忆她纪念她么？还会有这本小书的面世么？

这正是需要我们所有人认真面对的。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有名人、伟人才有被人回忆和纪念的资格，同理，也只有那些进入了主流视野的人和事才值得关注，以期受到某种可以为自己带来“成功”的启示。很少有人能够看得起自己渺小而真实的生活，也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究竟要度过怎样的人生。一种坚忍持久、吃苦耐劳的人生在他们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一种平淡诚实的日子在他们看来是应该予以蔑视的，相反，便捷取巧、奔命投机、支离破碎的世界观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嘉许和肯定。现代人的这种急功近利与薄情寡义正在一点一点蚕食着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

说别人“成功”的故事流自己艳美的眼泪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时尚病的今天，钱瑛的平凡、执著、真实的人生所蕴含的意义，正是一支有效的清醒剂和解毒剂。如果说“启示”，这才是值得我们受领的真正的启示。

事实上，钱瑛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论是在教学领域还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也赢得了同行的各种赞誉与尊敬。但这并不是我们纪念她的惟一理由。在《我们的钱瑛》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个由各种细节构成的有血有肉的真切的形象，她的诚实、她的善良、她的执著、她的淡定以及她的方正和她的不苟且，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根据。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大可能成为钱钟书和杨绛，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像钱瑛那样的正直、诚恳和努力的人。这也是我所理解的这部小书名字的由来：《我们的钱瑛》。不是他们也不是他或者她，而是“我们”——与那些伟人名人属于传说或者主流历史相反，钱瑛的人生属于我们，一个大写的复数。而岁月、山河，正是依靠这些无名的复数支撑起来，并且生生不息。

■读书大观

临作  
事久  
终期  
虚怀  
有清  
氣

书 法  
龚文野

巴金去世后，上海作协为纪念他而提出设立“巴金文学奖”的建议，巴金女儿李小林对此明确表示反对。李小林说，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老曾表达过，国内文学奖项已经太多。

其实早在1993年，巴老90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就曾打算以巴金为名设立文学奖，巴老坚决反对，他常说：“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不要用我的名字。”巴老的淡泊名利可敬，巴老家人尊重逝者表现出的理性同样可敬。

是巴老没有资格设立“巴金文学奖”吗？非也。有人评论说，巴老是新文学的开拓者，当代文学的大师，更是一名令文学界为之动容的“人民作家”，

## 文学奖该“瘦身”了

·何勇海·

不论当时所处环境对他是多么险恶，他也不曾背弃正义和良知。巴老在中国文学史上德高望重，如果他没有资格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那么谁还有这个资格？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来就不缺少文学奖。除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规格高、声誉好的大奖外，其它各层次的文学奖举不胜举，可以合并成一个“文学奖托拉斯”了。这其中，有的文学奖设置重复，有的违规设奖，乱收费用……频频曝光的“内幕”、“黑箱”更

是让一些奖项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滋生出沽名钓誉之类的腐败现象。这显然已背离了评奖本意，甚至可以说是亵渎了真正的作品。

瑞典学院院长霍勒斯·恩达尔说，文学奖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同样重要。可是，如今我们的文学已被人们冷落到了何种地步？现在，是让文学奖“瘦身”，回归到原本位置；让文学得到应有尊重的时候了。何况巴老的作品朴实高尚，不设文学奖同样将留在人们的心中，为世人

■读书品评

大凡酷爱读书的人，谁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梦想呢？那就是能拥有一个像样儿的书房。在书房里，可尽情读书，或静心写作。其乐可谓“丈夫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但，于我而言，却有书无斋。

在这座小城里，我和先生共搬了三次家。前两次都是租房，最后一次才算安定下来，终于有我自己的“窝”——一个旧而小的两居室。自此，我那倍受委屈的三千多册书籍和杂志，也算有了自己的“家”，——走上了书架，就算我的一间所谓书房。

而实际上，这间书房还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譬如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我的还是先生的朋友，喝酒吃饭都是在书房里（餐厅太小，几近没有），有时还弄得书房乌烟瘴气；还有，自从有了孩子后，小家伙专门往书房里跑，若一眼看不到，他便从书橱里鼓捣出一本书，最可气的是，有次调皮的小儿子竟往我的一本书上拿笔画得面目全非……

是的，只有晚上，那间书房才

无限的幸福。

如今，我的书架相当充盈。我的小儿也稍长懂事儿了，不再毁坏我的书。我常常把书房打扫得纤尘不染。书房，是我的精神圣地。在书房里，我与一个古今中外的圣贤哲哲默默对话，和一段段陌生而新奇的历史岁月悄悄对视。此刻，我感觉到书房里有一种“气”，那是人类

群体智慧结晶成的精神芬芳，沐浴并操持着我生命的张力。

·范艳春·

真正属于我。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待先生和孩子睡下后，我走进书房，拉上窗帘，坐在案前，手握一杯清茶，或读或写，心绪便进入了一种大宁静，有时，读累写乏了，干脆就站在书橱前，用目光抚摸着那一排排书，或者随手抽出一本，拿在手里摩挲着，怀想当时买这本书的心情，也感觉是一种

## 有书无斋

## 马鹤凌寄望马英九联

·望 坡·

2005年11月1日，马鹤凌先生逝世，享年八十六岁。国台办对马老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马英九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马鹤凌系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之父。父子情长，相知相濡，他深情寄望马英九：“政治人物一定要活在大众心里，更要活在历史上。”

马鹤凌生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追求中国和平统一。近年，马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为发展两岸关系奔走操劳，令人感佩。马老先生对自己教育出马英九，颇感欣慰：“我儿英九潜心学道，有九思之德，九如之身，九经之志，立身行道，国人期许方殷。”在马英九五十岁时，他曾赠联以勉励：

英略振南都，百岁功名才一半；  
九经行大道，八年德业应千秋。

这副嵌名联，“英略”、“九经”，一言其才能，一言其尊重儒家经典即中华故有文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期许之心更是彰然。勉而励之，对联写得亲情大气，富于阳刚之美。

其实，马鹤凌亦是幼承父亲马立安的家训：“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此案训一脉相传，故而他常以曾国藩的训勉马英九：“唯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唯天下至拙能胜天下至巧。”今年五六月间，国民党选举主席，马鹤凌力挺连战留任，但连战确定无意续任后，马鹤凌即支持儿子参选到底，并支持马英九温和恳切地拜托沟通，化解党内阻力。

马鹤凌遗体火化后，骨灰坛上刻有对联云：  
化狼渐就，全面振兴中国；  
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

■楹联趣话

林语堂谈读书艺术的一篇文章极有见地，这里摘引一段：

“……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许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古字典，你们的侄儿少辈现在看红楼西厢，又何尝须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还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惯了就自然明白。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有专门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见《读书的艺术》）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这句话，记得祠堂老人也说过他学国文（即语文）得力于看闲书，可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

当下，中小学主要学科已沦为应试教育的工具，语文首当其冲，前些年甚至有“误尽苍生是语文”之说。据我所知，不少作家和教授对高考语文标准化命题大摇其头，但问题依然存在，做不完的试题，走不出的怪圈，素质教育只是说说而已。香港作家董桥写了《怀念蒲公

（一）作文（言语语体不拘，但须分段，并须加标点）  
题目：学校与社会  
（二）解释下列成语的意义  
1.指日可待  
2.变本加厉  
3.隔岸观火  
4.息息相关  
全卷仅五十余字，当年参加考试的文洁若女士后来说：“对这类试题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全靠平时的基本功。”顺便提一下，那年考的人特别多，三万人里录取一千人，竞争激烈。

要感谢林语堂先生，他的高明见解可作为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和参照，办法是学生、老师、家长都把分数看淡一些，千方百计增加课外阅读量，并进行严格的写作训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的喜人局面。

■文心雕龙

## 林语堂谈读书

·桂向明·

英》，其中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把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折磨得头重脚轻。十几岁的少年，除了应付功课之外，精神生活之贫乏，自是‘活该’。”我们似乎又听见“救救孩子”的呼喊。

出路在正本清源，我抄录了一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度联合招生国文试题，内容如下：

我游历了许多山水名胜，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悉尼和黄金海岸。如果有朋友要我说出5处我最喜欢的自然景观，我一定会将“金丝峡”列入其中。这样，就有人说话了：不对，这叫“自家的孩子看起来分外亲”！我笑了回答道：你先不要看这里的山山水水，单是这个名字，也能使你遐思悠悠，心旷神怡；金光万道，溢彩流光，山披黛，水凝蓝，鸟传情。

纯净是金丝峡的个性，空灵是金丝峡的神韵。

金丝峡位于陕西省商南县的新开岭。当你走进峡谷，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原图美。山势奇峭突兀，溪水斗折蛇行，四面竹树环合，峡谷深邃幽长，人行走在石径上，花枝藤蔓，染人衣袖。更令人惊愕的是，四条大峡谷冷清得寂寥无人，荒野得如同走进一个原始封闭的世界。这时候，王维的两句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刹那间，空灵的物质与恬淡的心境在碰撞交织，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了。

人类是美的追随者，人类的历史就是美的历史。美分为艺术美和自然美，金丝峡一切的美景都是大自然孕育而成的杰作。我站在壮美般的平台上，抬头上望，只见高低错落的山顶上是叠翠茂密的原始森林，直冲云霄；平视山腰间则是丹花紫黛，葱倩浓郁，如锦绣镶嵌成的屏风；山脚下则是无数条弯弯曲曲的溪水，一会儿分成两岔、三岔，一会儿又合而为一，喊喊叫叫在峡谷中迂回。我想，这种有层次有秩序的结构搭配，是谁事先安排部署的，它们各司其职，忠于职守，是遵循着哪一条游戏规则的呢？这其中的奥秘决窍是谁能说得清解得开？

尤其令人惊叹不已的东峡的石门，高山深谷硬是把坦荡荡的天空变成了一条长长的弯弓。人们坐在谷底观天，看那像弓的天，总担心有一位大力士或者是成吉思汗吧，会挽起头顶上的大弓要射什么，射大雕吧，大雕会不会掉落在自己的头顶上？

## 大美， 金丝峡

·李文举·

大自然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

我又攀上了猫耳洞。洞在猫耳崖上，洞内，中间高两侧低，活像猫的耳朵。而我却视它为峡谷的眼睛，黑黝黝时发出亮晶晶的光，看什么呢？看身旁旗杆的一株株树，一茎茎草，一丛丛花，还有那空中时时掠过的飞鸟，洞前长短不齐的十多条瀑布，这些物种、形态、色泽布局调合得那样和谐完美。一阵山风吹起，树摇了，花摆了，鸟飞了，气韵在流动，血脉也畅通，于是山活了，水笑了，你又不由得啧啧称赞，这母体的美真使人陶醉了！是自然的美，美的自然，在它的面前不含一丝一毫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东西，任何光怪陆离的人造景观，五光十色的科学技术，绘声绘色的文学作品，在它的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苍白无力。

金丝峡是水做的，水使得金丝峡成年累月穿着一件件湿漉漉的羽衣。秦观说：“泉者，山之精气所发也！”山得水而秀，泉、潭、池、并遍布峡谷。更有趣的是马刨泉的水边还有一位风韵别致的苏姑娘，她怀了身孕以后，曾在此梳洗。当游人走累了在泉水中洗手濯足时，一定会招来苏姑娘送来的秋波；当你有不称心的事在泉边憩息时，也会看见苏姑娘为你流下同情的热泪。马刨泉就是苏姑娘的眸子，有了她，游客才有了内心的爱怜、纯静与清爽可喜。

金丝峡的美不是“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静美，也不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它的美是一种大美。老子说：大美无言。所以用了金丝峡以后，什么话也不要讲，什么形容词也不要，只能口有所思，夜有所想，想那里的树荫荫。果丹丹，水潺潺；想那里的寂静、恬淡、忘忧、无誉。如果往深处再一想，想那里的物种品类，共生共荣，相互依赖，互相衬托，气势完整，共同繁茂。

东风知我意，吹梦到“金

■履痕处处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军的张辽以少敌多，将孙权亲统的十万大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阵杀得江南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这一战的发生地，便在安徽省合肥市东北的逍遥津。

如今的逍遥津已被开发为公园，占地470亩，园中绿树成荫，百花送香，碧水荡漾，游人如织。公园以逍遥湖为中心，水面宽阔，游船点点，湖光岛色，尽收眼底。顺着湖畔石板小道往北走，湖风习习，使人心胸开阔，岸边垂柳依依，拂人面庞。儿童乐园北端，一座设计精巧的水榭，曲折地伸向湖面，红柱绿瓦，圆门花窗，引来许多游

人。水榭尽头，就是逍遥山庄，这里过去是一龚姓官绅士的别墅，数进院落，建筑古朴，门楣原有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太子少保陆润庠题写的“古道逍遥津”字。

逍遥湖中有三座小岛，其中以北岛为最大，绿树丛中，亭阁生辉；中岛最美，奇花异树，斑斓世界；南岛最小，一撒芦苇迎风飘舞，好似水中盆景。游人若有兴致，便可租一艘小艇，在湖面划桨游荡，尽情领略湖面风光。

往西穿过万人大草坪，跨过石桥，便是园中园。园内千树吐翠，百花开放，亭台楼阁，水池玩石，交相辉映。游人可以随着蛇形小径，到百花园扑蝶，

到枫树林漫步，去牡丹园观花，去书画廊留影，登独秀峰远眺，无处不是迷人景色。

继续前行，不远处即是“藏幽”胜境。一进门，有假山挡住去路，将其绕过，眼前豁然开朗，院内白石峻峭，形状各异，或兔或兽，纵横拱立，妙趣横生。左顾右盼，佳木葱茏，奇花烂漫，煞是好看。继续漫步，就是曲折游廊，廊内摆放诸多盆景，千姿百态，引人入胜。游廊尽头，各种名贵花卉争奇斗艳，流香溢彩，使人乐而忘返。

在逍遥津公园里，一面欣赏秀丽的自然风光，一面发思古之幽情，让游人受益良多。

■指点江山



安徽黄山 皖云摄

## 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

小脚，又叫三寸金莲，俗称裹小脚，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扎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封建陋俗。这种经过紧密缠裹导致筋骨畸形的小脚竟被古人美化为“三寸金莲”而受到广泛赞誉，乃至男子为之倾倒，女子为之痴迷。难以想像，如果中国女子没有缠足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武则天与太平公主？

云南六一村——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像，在100年前，中国的妇女判断自己是否美丽，其最主要的标准并不是拥有美丽的容貌、丰满的身材，而是自己的

脚小不小，“三寸金莲”就是对当时妇女审美的一种评断。在清代服饰收藏鉴赏家何志华先生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双双做工精美，已经绝迹的“三寸金莲”，这些“金莲”的大部分比记者的手掌还要小。缠足——这种虽与吸食鸦片、男子留辫子齐名的陋俗曾被称为近代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可耻或最野蛮的三桩丑事，而男权社会崇拜小脚的畸形风尚却在一代又一代女性的痛苦挣扎中千年不衰。

我们知道，一个小乡村是无权在地图上出现的。由于它的渺小，我们的认知范围无法感知它的存在。更由于客观存在的分量像一滴掉在炭火上的水，让人难以捉摸。

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却得到了一张非常奇怪的地图。上面印有“六一村”三个大字，它指引我从昆明向西南出发，经过玉溪市，到了通海县的一个小村庄——六一村。这里至今仍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

我从高高的石墙门洞进去，沿着幽幽发光的巷道寻觅，看到类似于城门洞

## 新疆喀纳斯湖

·金瑞麟·

喀纳斯湖，位于新疆最北边的阿尔泰山主峰友谊峰下（系中、俄、蒙三国交界处），山地森林带的中部，湖面海拔1374米，其形如弯月，共有六道湾。湖面长25公里，宽1.6-2.9公里，湖最深处达188.5米，比天山天池大12倍，是我国第一深水湖，且是我国惟一向北注入北冰洋的河流。

“喀纳斯”是蒙语“美丽富饶而神秘”之意。传说，有一位少女失去其爱侣，于是悲极而泣，化为冰峰日夜守护在旁边，她的眼泪汇聚成了这面深深的湖水。传说虽有些神奇，但喀纳斯湖水之美却是让天下人称奇的。正因为其湖水直

接来源于冰山雪峰的融水。所以湖水才绚丽多彩。七八月份（系中、俄、蒙三国交界处），当是湖水最美之时。晴天，湖水呈深蓝绿色，阴天则呈暗灰绿色。夏日晴朗炎热时，湖水又变为微带蓝绿的乳白色，有时还会诸色兼备，故是有名的“变色湖”。每年七八月份，雨后清晨登山，有时还可欣赏到喀纳斯佛光。

喀纳斯湖西有一高山名叫哈拉开特山（俗称骆驼峰），山上有观鱼亭，据说在此可借助望远镜看到在水中潜游的大红鱼（哲罗鱼）、小红鱼（红鳞蛙）。红鱼最大的可长达4米，重20余公斤。此外，湖中还有北极圈鱼和江鳕等冷水鱼。近几年，几乎每到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就有人炒作“喀纳斯湖怪”之事。其实，就连新疆的有关专家、学者也都指出，“湖怪”其实就是大红鱼。如据新疆环保护科学院袁国映讲，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到2004年，多次去喀纳斯湖实地考察，仅两次亲眼看到大红鱼，还是上到观鱼亭借助10倍的望远镜看到的。可见，借助“湖怪”反复印作是不可信的，正如近日已有专家断言，传说的“湖怪”在一般爱好者的眼里颇具神秘色彩，但对于科学家而言则没有丝毫研究价值。

还颇值一提的是，喀纳斯的美丽不仅在于湖水，还在于它周边的自然环境，它集冰川、高山、河流、湖泊、森林、草原于一身，既有北方风光，也有江南秀色，故被誉为是“亚洲唯一的瑞士风光”，正在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现已建立自然景区保护区（4A级），总面积达5588平方公里。每年夏秋，到这里游玩的游客都成千上万，而山上租房的原图瓦人的木屋都人满为患，需要提前预订方保无虞。

■曲径通幽

■雪爪鸿泥

访古寻秀逍遥津

·黄桂华·